

DOI: 10.13369/j.cnki.ddxj.2018.04.022

# 直面戏剧 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启示

文/鲁小艳

**摘要:**直面戏剧(in- yer- face Theatre)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于英国的一种严肃戏剧。它在英国剧坛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暴力叙事方式、直面现实的尖锐主题、极端的舞台呈现,迅速引起欧美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热议。本文对直面戏剧对我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启示意义进行思考,认为直面戏剧的接受为当代中国戏剧提供了直面当代人精神危机的道德勇气,给当代话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并促使艺术家将视野聚焦个体生命,在对个体生命本体意义的思索和追问中,促成当代人的精神救赎与道德回归。

**关键词:**直面戏剧 中国当代戏剧 道德勇气 精神救赎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只有短短十几年时间,急于它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影响作出评判和结论,不仅缺乏可能,也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它对中国当代戏剧产生的启示和反思作用又是不可忽视,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 一、“直面”<sup>①</sup>戏剧危机的道德勇气

中国话剧最佳的专业化时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阶段和 20 世纪 80 年代。前者是因为有了几十年自身的积淀,又赶上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的全面普及,使得中国话剧的专业化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而 20 世纪 80 年代继承了这“十七年”的积累,又迎来了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人”的肯定与“自我”的重建上,开启了另一个话剧的繁盛年代。

第一,话剧生长环境的破坏,电视、电影对于话剧演员的诱惑,大大降低了演员的文化素养。从产出周期而言,一部戏剧要从开始操作到搬上舞台,往往

需要数年时间,而从更长期的角度看,则是需要演员数十年的技艺的锤炼和导演的反复实践;从投入经费来看,一部戏剧往往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而从回报来看,投入与回报往往不能持平;从舞台艺术而言,现场演出的多变性和灵活性往往需要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不同于电影电视,舞台对演员的要求更为严苛。凡此种种,皆导致演员向电影电视靠拢,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演员的文化素养。第二,失去“灵魂”的商业化倾向,失去了对戏剧和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内在联系的思考。“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和便捷,但也对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消极作用,文化艺术为适应日益快速的社会发展,开始削减文化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开始追求简单化与片面化。就戏剧而言,我们对戏剧和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内在联系的思考已经乏善可陈。从文化的“大众化”影响来看,我们的大众文化对语言和文化意义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削减,在互联网的影响之下,我们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不同的虚拟



直面戏剧《4:48 精神崩溃》剧照

部落,这些部落具有着流动性、集结的偶然性和飞散性,我们在互联网上用虚拟的身份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自由往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缺乏真实的交流和沟通。这也就是说,我们缺失了“直面”的勇气和精神,缺失了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直面”思考,“自我”与“他者”,“精神”与“身体”的统一与撕裂从未停止。

第三,剧作家的缺失与戏剧理论的弱化。当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经对人类的思考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碎片化、平面化的知识环境,让以深度见长的戏剧面临空前的挑战。在市场化作用之下,戏剧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剧作家的缺失是戏剧发展的主要问题。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是,随着互联网等多媒体的兴起,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看似便捷起来,但也充满着危机,复制与粘贴成为知识传播的“约定俗成”的手段,对于知识或理论的刨根问底已经越来越弱。在直面戏剧的接受中,深刻反思中国当代戏剧急需解决的问题,对其长处加以借鉴、汲取为自身的营养,最终落实到本土戏剧的动力,来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这是直面戏剧被带入中国的意义所在。

“直面”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态度,不能正确面对与总结、接受中国当代戏剧的危机,又怎能更好的迎接未来。中国戏剧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直面”差距,重新审视“自我”,正确合理地借鉴“他者”。“直面”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是为了让戏剧能够重新回归到艺术本身中去。

## 二、借用“他者”的美学探索

中国话剧在由日本中转后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碰撞,在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后表现出两次截然不同的美学趋势:一次是对现实主义的叛逆性改造,另一次是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无条件靠拢。“直面戏剧不是一场运动,或是一个流派,却更像

是一种美学模式。”直面戏剧的“新”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在表现方式、话语方式的残酷,体现在对暴力话语的绝对坚持,舞台呈现新模式。与很多旧戏剧冗长的演说、繁琐的文字感觉相反,这些90年代戏剧中的对话更为简洁,犹如电报式直接、影片式快速切换。典型例子就是萨拉·凯恩的《摧毁》和《4:48 精神崩溃》,将戏剧中的情感,全部被塞进短而少的交流中。直面戏剧是典型的实验性戏剧,这种戏剧在最佳境遇下,能强烈地让观众感受到自己遭遇了舞台上的事情。这种戏剧没有给予可争论的话题,而是把它的观点强加给观众,它质疑道德的标准,公开指责那些在舞台上能发现或应该发现的流行意见,它也开发了原始的情感,重提打破的禁忌,而最为关键的是,它告诉、传达给戏剧人的是更多关于真实的我们。总的来说,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在于它发掘了戏剧两个最显著的特性:

第一,它揭示了相对安全的观众与危险且真实的舞台呈现之间的悖论。第二,相对宽松的戏剧审查制度,为剧作家发掘与呈现人类精神黑暗面提供了机会,这恰恰是影视所欠缺的。对此,张献导演认为,直面戏剧传入中国,可谓正当其时。“现在西方大量的团体到中国来演出,也是给中国的剧场补这一课,有些东西在西方已经过时了,但对我们来说是丰富的一个经历”,“直面戏剧被胡开奇老师翻译过来,依然还是在戏剧的范围内发生,这部分恰好是优质的戏剧,这些无论是对于以前没有看过优质话剧的人,还是当代的人来说,恰好是一个自然的到来。哪怕是对于经过了肢体剧场、身体剧场、当代艺术之后,反过来去寻找意义的人,恰好也需要,因为有些人在有些地方的发展非常身体化,非常戏剧化的表演,当代艺术的能量化的表演,有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他们认为我就是要受教育,我就是要被教诲,要比反复出入你们那种无意义的剧场要好得多”,“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在世界各地反复被验证,被各民族语言使用,效果都很好。”

直面戏剧以极端场景去探求人类的极端情绪,将隐私公开化,其美学基础正是实验性戏剧。这种戏剧在最佳境遇下,最大限度地让观众感受身临其境的“真实”,这种“真实”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接受”的,而它的“接受”,也无疑只是给当代话剧提供了美学意义上的一次助力。

## 三、艺术视野与创作基点的个体转向

“从戏剧精神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戏剧以‘教化

剧’为主流,中国现代剧以‘问题剧’为主流。它们都在戏剧之外寻求戏剧艺术存在的价值,骨子里带有迎合政教或配合现实社会需要的倾向。”而当代中国在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巨大转变之后,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都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消解与重构。人们对于精神价值进行了重估,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对于爱情与婚姻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当代话剧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创作的基点开始从社会现实回归到个体的生命,力求做到“把戏剧艺术的本体坐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上”。在这方面,直面戏剧的创作实践是极富启示意义的。直面戏剧是一种强调“自己做自己”的戏剧,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暴力、虐待、两性关系等当代敏感问题上,并对传统男子气概的观念公开质疑,还会对后女性主义的神秘、消费主义等加以关照,这批作家一直坚定地站在传统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以及乌托邦式的对立面,在思想上集中的表现为对自我生存困境的焦虑。

第一,将视线转向个体生命,这是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的先决条件。“现代戏剧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快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正是个体生命的无数次律动,才构成了“故事”,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个“故事”,才能与观众做心灵上的沟通。社会现实也在个体生命的不断回归中以近乎逼真的形象重新被认识、被大众审视,这种面对面的个体展现正是直面戏剧剧作带给当代中国话剧的一个重要启示。第二,直面戏剧内化的思想倾向提醒我们,只有真正了解自我、解放自我,才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才能更好地回归到“人”的本质属性。萨拉·凯恩在《4:48 精神崩溃》中最后写道:“我从未相遇的是我自己,那脸贴在我意念的暗面。请拉开帷幕”。她在经历了自我的严重焦虑后,在身体与灵魂之间不断地挣扎,寻找最真的自我,尽管她最终选择了身体的消亡,但仍然带给观众一丝希望,她选择拉开帷幕,希望光明能照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只有面对人物“灵魂的深处”,将强光照射其中,精神才有可能真正解放。塑造人物的首要任务是能够洞悉其灵魂深处的当代病灶,需要剧作家直面自己与周边的所有人,直面伤痛是为了更好地抚平伤痛,这也是直面戏

剧带给当代戏剧创作者的重要启示。

总之,直面戏剧的出现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是戏剧的又一次深刻的反思与变革,直面戏剧的产生对东西方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东西方戏剧对“人”的思考继续推向深入;从美学上讲,直面戏剧对戏剧既有模式和美学追求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戏剧美学的新追求和新发展,直面戏剧以其极富个人色彩的价值挖掘现代人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症,直面伤痛,抚平伤痛,这也正是直面戏剧对于中国当代戏剧的价值和启示意义所在。■

注释:

- ①直面戏剧则传递出一种人文关怀,胡开奇先生解释“直面”一词:“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表现出面对生命的勇敢以及自我面对的勇气。
- ② Sierz,Alex.In-yer-face Theatre:British Drama Today[M]. London:Faber and Faber,2001 p4(笔者译)。
- ③受访者:当代导演张献 采访者:鲁小艳 时间:2015年11月4日 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星巴克咖啡。
- ④汪余礼《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启示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16(6)。
- ⑤曹禺《悲剧的精神》,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 ⑥[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
- ⑦[英]萨拉·凯恩:胡开奇译,《4:48 精神崩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参考文献:

- ①邹元江主编,《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②汪余礼,《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启示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
- ③张荔,《精神的守护及其限度——对中国当代话剧的一种解读》[J],《戏剧文学》2015(4)。
- ④徐健,《“西潮东渐”与“守正创新”——对近十年外国戏剧引进潮的思考》[J],《戏剧艺术》2016(3)。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刘纯